

讓高中學習歷程檔案回歸初衷吧

張堯卿

國家教育研究院研究教師
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一、前言

108 課綱的第一屆學生已於 111 學年度進入大學就讀，這些學生有哪一些是因為學習歷程檔案寫得很得體的關係而進入了相關的學系，又有哪一些是因為學測成績優良而被學校所錄取，相信是社會大眾很想去了解的一個秘密，而這個秘密也是不被知道的黑箱，事關升學選擇，沒有人可以保證其中的過程的客觀性與公平性，這樣的升學制度改變，到底滿足了哪一些族群的人呢？

從過去的申請入學，學生必須做足了備審資料，也帶進來了另一波補習業者的新生意，為了讓學生的升學壓力減小，又設計了學習歷程檔案這個玩意，想將升學壓力分散到每個學期，讓學生能如實的紀錄自己的學習過程，這個美意確實很好，但是只要關係到升學，它就會慢慢變調。學校都有其因應之道，補習業者也開啟了另一個大灶，努力幫學生製作學習歷程檔案，甚至大學端還有收費的課程也因應發展出來，這都是當初史料未及的事情，然而在臺灣的升學體制下，這樣發展的過程是可想而知的時候，但是又何奈！

二、學習歷程的發展與本意

從社會新聞來看，2020 年 10 月初，一位自稱高中生的網友在國發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匿名提案，希望教育部「廢除高中學習歷程檔案」，不到 3 天，該份提議就通過 5 千個附議門檻，累計至今，已經突破 8 千人附議，成為該平台創立以來最多人附議的教育提案之一（商周，2020）。這是實施 108 課綱後，學生的第一步反彈，在一個新制度一切都不明朗之下，確實會引起學生們的緊張與不悅。

再來教育部 2020 年 9 月底因作業疏失，導致攸關學生升學權益學習歷程檔案遺失 2 萬 5,210 件，共 81 校、7,854 位學生受害，監察院糾正國教署（聯合新聞網，2022）。行政上的疏失，也讓家長、學生都進入另一個恐慌，甚至在學測前，還是充滿質疑，學習歷程檔案是否能發揮效果，帶動臺灣教育適性發展，考驗的不只是學生、老師以及大學端的配合度，臺灣社會是否能突破「學歷至上」思維，也是關鍵（商周，2020），

在 110 學年的學測後，《親子天下》針對 600+大學端的學習歷程審查委員，發佈調查報告。結果之一顯示：33.8%填答的大學教授，只花上 6~10 分鐘看一份

備審資料；20 分鐘以上有 20.4%；15~20 分鐘有 19.9%；11~15 分鐘有 11.8%；最後有 8.8% 花不到 5 分鐘看一份備審資料（獨立評論，2022）。學生花三年時間所做的學習歷程，教授們所花的時間是否合乎情理，學習歷程到底是幫助了誰，為難了誰。

經過一年的混亂後，111 學年度學測前，學生不再關切學習歷程了？今年許多考生不太擔心學習歷程檔案，因為至少可以拚分科測驗參加分發入學。一些考生，決定將學測考試當成試驗，如果考不好，連申請入學都不參加，這樣就不用煩惱學習歷程檔案，而有更多時間準備 7 月的分科測驗以參加分發入學，學習歷程根本就不需要做了（中國時報，2023）。這樣的發展，會讓學習歷程會變成一個可有可無的選項。

那麼當學習歷程不被學生們重視且當成升學成績評比的資料時，那它就不需要存在嗎？這就要回到當初為何要設立學習歷程檔案的初衷了。教育部發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建置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明列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應建置於數位平台，須包括基本資料、修課紀錄、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自傳（得包含學習計畫）、其他與學生學習歷程有關之資料項目（教育部，2019），這些資料是希望真實記錄學生在校的學習狀況，以便學生能清楚自己未來可能走的學習方向，其立意確實是可以幫助學生去了解自己，也建議大學端在招生管道採用，因而訂立大學考招規劃三原則，其中第二項，招生管道以個人申請入學為主，尊重大學校系自訂不同管道招生條件，並重視學習歷程，參考學生高中階段修習特定領域／科目之必修或選修課程表現，藉由檢視多種類資料，激勵學生適性發展，並能落實高中領域學習的完整性，讓學生於高中所學得以銜接大學教育（大學招生聯合委員會，2017）。其中以落實學習完整性與銜接大學為其重要精神，

李文富（2021）指出學習歷程檔案在教育上有多重意義與價值，學習歷程檔案最一般性的意義在於協助學生探索及記錄學習軌跡，從中深化對自我的認識，潛能的理解及尋找未來的定向。陳逸年、林怡君（2021）說明教師若能更重視課程學習表現之設計與評量，學生則更易於學習歷程中培養能力與發覺特質，再結合學校適性課程選擇規劃作為學生課程探索興趣，那麼學習歷程檔案作為學生記錄與探索的工具，便能協助學生發覺真正屬於自己的學習興趣、特質性向與能力專長。學習歷程檔案，並不僅是為了升學而存在，更重要的內涵，是為教育而存在，亦能作為學生生涯探索、定期收錄個人學習檔案的功能（郭義汶，2022）。這些相關的論述，都說明了學習歷程檔案對於學生學習的價值，也有其存在的必要，那麼要如何來解開這個困境呢？

三、結語

當立意良善的學習檔案碰到升學關卡時，這些良善都會變成機關算盡，這是因為現在的社會已失去了「信任」的價值，當政府官員都能出賣、抄襲論文時，誰會去相信「公平、公正、公開」這件事情，更何況是關係到學生的未來。我們在推動一個新的教育改變時，其立意都是出至於善，為了學生好，但是遇到有利益關係的時候，就會忘記前面的良善，忘記了讓學生學習所產生的基本價值，而當大學生滿街都是的時候，我們曾經問過這是我們要的教育價值嗎？我們的社會有更良善、更進步嗎？

讓學習歷程檔案回歸初衷吧！，它既然是為了讓學生知道自己學習過程的紀錄，能讓老師從旁協助學生成長，就不要跟升學掛勾在一起，它可以成為一個申請入學的參考資料，讓大學端教授有與學生聊天的基礎，但不要落入了學生的升學積分之一，不要為難教授在短時間去評量這樣多的資料，也不要讓學生很刻意的產生資料，讓教育回歸正常，我們要培養的是有素養的公民，而不是趨利違善的老百姓。

參考文獻

- 大學招生聯合委員會（2017）。大學多元入學方案（110學年度起適用）。取自<http://www.jbrc.edu.tw/multi3.html>
- 山普拉殿（2022）。【投書】學習歷程準備近3年，超過半數教授15分鐘內看完備審資料，合不合理？獨立評論。取自<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125582022-07-28>
- 李文富（2021）。學習歷程檔案在十二國教高中課程與大學考招改革的意義與實踐。《中等教育》，72(2)，6-15。
- 林志成（2023）。拚分科測驗成顯學 學習歷程輕鬆做。《中國時報》。取自：<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30108000361-260114?chdtv>
- 郭義汶（2022）。大學入學制度參採高中學習歷程檔案的因應作為。《臺灣教育》，734，32-40。
- 許維寧（2022）。學習歷程檔案遺失遭監院糾正 教育部：已究責相關人員。《聯合新聞網》。取自<https://udn.com/news/story/6885/6396532>

- 陳逸平、林怡君（2021）。高中學習歷程檔案的現況與挑戰。*中等教育*，72(2)，89-102。
- 教育部（2019）。*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建置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臺北：教育部。
- 潘乃欣、董俞佳、陳宛茜、趙宥寧（2022）。瞎忙2年仍迷惘高中生怒喊：學習歷程檔案無助生涯探索。*聯合報*。取自<https://udn.com/news/story/6898/6004671>
- 謝佩如（2020）。3天就破政府回應門檻！為何一份「學習歷程檔案」，讓近萬名高中生連署廢除？*商周*。取自<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focus/blog/3004226>

